

# 回首三十年

## 记日本神户大学与中国友好登山活动

文、图 / 山田健（日本神户大学山岳会副会长） 翻译 / 金香梅

从我最初攀登中国西藏的山峰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 30 个年头。我最初登上的高峰是位于中国与不丹国境附近的库拉冈日峰（7554 米）。如今我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恐怕今后也无法攀越那些令人神往的高峰了，但每当我想起我的第二故乡——西藏就会心潮澎湃。今后，我会找机会再次造访西藏，并致力于加深与中国友人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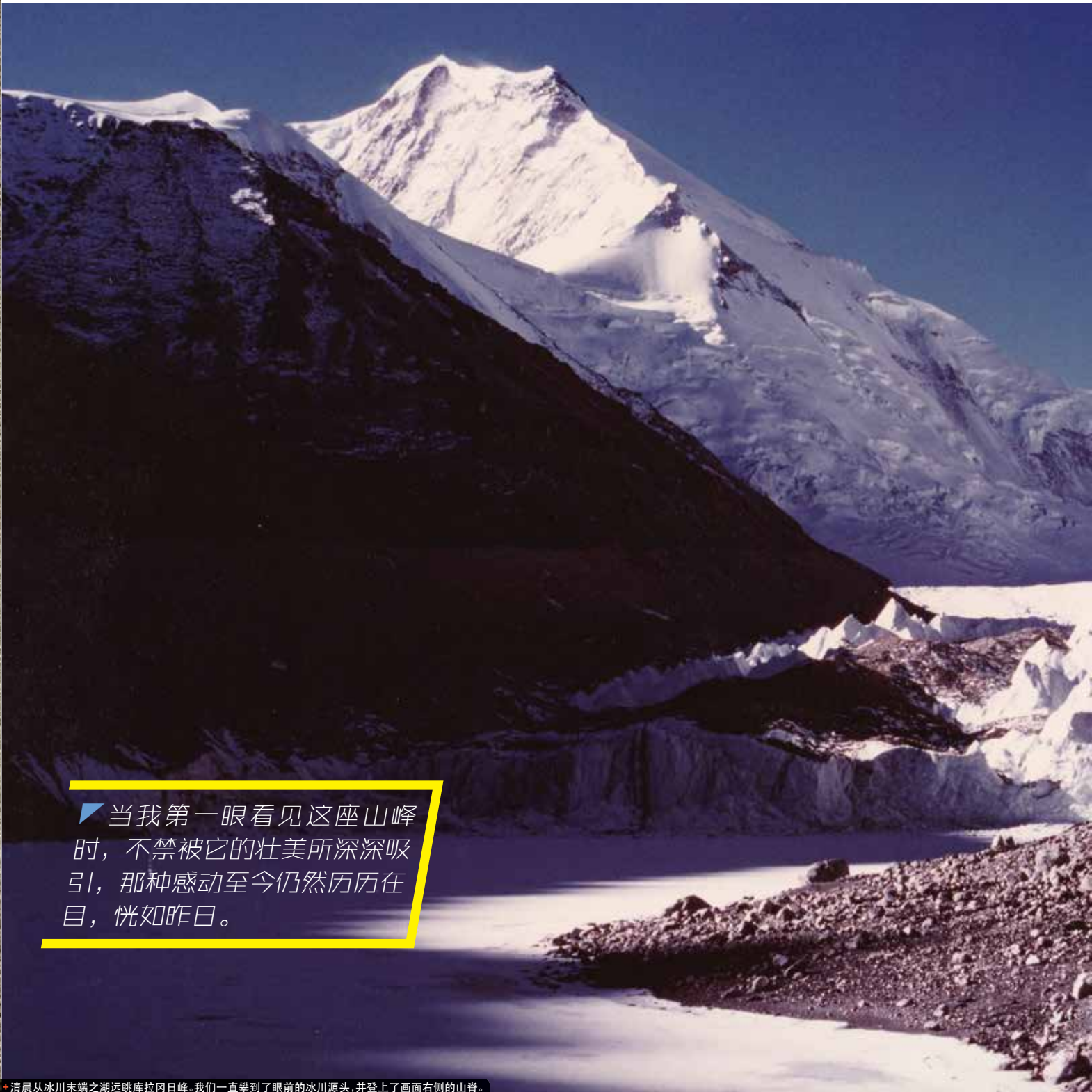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中日登山 30 周年纪念而绘画的作品《向天空》。





健





■ 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座山峰时，不禁被它的壮美所深深吸引，那种感动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 清晨从冰川末端之湖远眺库拉冈日峰。我们一直攀到了眼前的冰川源头，并登上了画面右侧的山脊。





由于拉萨通往印度卡尔卡塔的道路也可望到库拉冈日峰，所以这座高峰的名字早为世界所知。但是，当时这座神秘的山峰对世人来说仍属于谜一样的存在，你甚至很难找到关于它的照片。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很多人迹罕至的山峰开始向外国人开放，全世界很多登山团队为了获得攀登许可而积极奔走。其中海拔超过7554米的库拉冈日峰在众多未被人类登顶的山峰中尤为引人注目，世界许多登山团队都有意攀登，并向中国登山协会提交了攀登申请，神户大学山岳会便是其中之一。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神户大学的平井一正教授积极地展开了攻坚，最终获得了攀登库拉冈日峰的登山许可。

历经种种波折，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座山峰时，不禁被它的壮美所深深吸引，那种感动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跨越漫长的冰河，翻越险峻的冰壁，在登山活动开始一个月之后，神户大学登山队于1986年4月21日，成功地登上了库拉冈日峰的峰顶。中国登山协会的

于良璞作为本次登山活动的联络官与我们同行，并且对初次在中国进行登山活动的神户大学登山队予以全力协助。另外，作为高原协助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研究生李致新、王勇峰、张志坚、马欣祥、陈守建不顾个人安危地参与了运送行李等工作。可以说，正是上述人士鼎力相助才使得攀登库拉冈日峰取得圆满成功。此后，除陈守建以外的其他四人全部进入中国登山协会工作，为中国登山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1986年登顶库拉冈日峰后，神户大学登山会就开始了与中国登山协会、中国地质大学长达30年的友好往来。这期间，神户大学在西藏、四川开展了多次登山活动：1988年，神户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联合攀登并登顶了四川雀儿山（6168米）；2003年，神户大学攀登了西藏岗日嘎布山脉的若尼峰（6882米），未登顶；2007年，神户大学再次前往若尼峰及其周边进行勘察；2009年，神户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联合登顶了洛布青峰



库拉冈日峰和运送行李的马。



(6805 米)。

正如上述数据所示，神户大学山岳会以“挑战未知领域”为理念，以攀登人类未曾涉足的山峰为目标开展活动。我们的目标是挑战超过 6000 米的未被人类登顶的山峰，这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更有意义。在我个人的登山生涯中，先后参加了 2007 年、2009 年、2015 年的登山活动。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 2009 年初次登顶岗日嘎布山脉的洛布青峰。

岗日嘎布山脉位于西藏东南部与印度交界的地带，其降雪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是一处冰川非常发达的地区。到 2003 年神户大学派遣登山队为止，世界上还不曾有登山者踏上这座神秘的高峰。2003 年，神户大学登山队本来以该山脉中的最高峰——若尼峰（6882 米）为征服目标，但由于登山路径异常危险，天公亦不作美，所以不得已放弃了登顶。作为神户大学的登山者们岂能就如此半途而废？



中日登山队员在洛布青峰第二营地。



洛布青峰大本营全体合影。



雪白的库拉冈日峰顶就在前方。



翻越冰壁，到达第二营地的队员。从右至左分别为队员李致新、山田（作者）、王勇峰、船原。

2007 年，我们再一次前往岗日嘎布山，我本人也确认了攀登若尼峰的可能性。经过仔细衡量，我们认为攀登若尼峰路径过于危险，所以选择了若尼峰附近的第二高峰——洛布青峰为攀登对象，并于 2009 年再次派遣了登山队伍。当时，时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的李致新提议，此次登山活动由神户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合作完成。

此后，中日联合登山队互相协作，穿越冰川裂缝地带，跨过冰瀑，开辟新的路径，最终于 11 月 5 日和 7 日实现了登顶洛布青峰。这也是人类首次登上了岗日嘎布山脉的高峰，至今十年时光已经流逝，登顶岗日嘎布山脉的纪录仍是由

我们这次共同登上洛布青峰所保持的。这次登顶洛布青峰不仅在日本国内获得广泛赞许，世界登山的同仁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09 年这次登顶之所以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不仅仅因为是我们登上了洛布青峰，还在于我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与我们一同战胜艰难险阻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董范队长、牛小洪副队长已经成为我们可靠的盟友，其后 2015 年的登山活动也是由我们共同完成的。藏族学生德庆欧珠、次仁旦达二人凭借高超的技术和过人的体力披荆斩棘，为我们开拓了通往顶峰的道路。其他的汉族队员也都非常直爽、阳光，我





冰雪覆盖的洛布青峰(由右侧山脊登顶)。

中日联合登山队互相协作，穿越冰川裂缝地带，跨过冰瀑，开辟新的路径，最终于11月5日和7日实现了登顶洛布青峰。这也是人类首次登上了岗日嘎布山脉的高峰。

们成了关系融洽的登山合作伙伴。

登顶洛布青峰后，我们邀请他们访问日本，共同攀登了日本的山峰。联合登山队中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队员至今仍是我本人重要的朋友。此外，中国登山协会李豪杰部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赵翼娟女士、时任西藏登山学校校长的尼玛次仁，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给予我们登山活动以大力支持。与中国朋友的这些交流对我来说是人生至宝，每当回想起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时，真是难以抑制住思念的泪珠。

2016年10月23日，“登顶库拉冈日峰30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召开。日本

派出了以当年登山队长平井一正为首的原登山队员参加了大会。中国登山协会的于良璞、陈尚仁、李致新、马欣祥、李豪杰等人出席本次会议。距离与于良璞的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30年了，相会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长叹，然后紧紧抱在了一起。于先生身体仍然矍铄，30年前日本登山队员中就有“身体棒的能掐死牛”的传说，现在看来于先生的身体棒的仍可以“掐死一头牛”。庆祝大会上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我们一面欣赏着库拉冈日峰的影像，一面畅谈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这次庆祝大会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按照事前准备，神户大学将向中国登山协会赠送纪念品。纪念品是我为了这一天画了三个月的油画——《库拉冈日峰》，我们前往北京时作为托运行李寄存在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可是事不凑巧偏偏这件行李没有被装上班机，滞留在了上海机场，所以纪念品阴差阳错地未能出现在这次庆祝大会上。最后，这幅画在庆祝会结束后的深夜送到了北京，作为我个人来讲没能在盛会上当场奉上这幅具有特殊意义的画作真是遗憾至极。🖼️